**他不曾丢弃手中的笔**

微弱的烛光下，一道佝偻的背影伏在案前，朱熹枯瘦的手指握着狼毫，在泛黄的纸上缓缓移动，墨迹在烛光里晕开淡淡的光泽。﻿

他的眼睛几乎已经看不到了，病痛如同利刃一般狠狠刺上他的脊背，腿部在初春的凉意中愈发难捱。﻿

他心知肚明，他已经活不过这个春天。﻿

笔尖一颤，浓厚的墨无声地洇开在那张纸上，他的思绪也情不自禁地飘向远方，沉入过往的河流。﻿

1. 少年问学，溪山启蒙﻿

父亲苍老的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，那是一个黑夜，两山之间，忽然起了山火，竟成了文公二字。父亲总向他说起这天，而后轻轻抚着他的头讲，那是天地在预示什么，所以他取名为熹，取光明之意，盼他将来能如灯火，照亮学问之路，也守好朱家的根。﻿

五岁那年，他始入小学，浩瀚无垠的书籍和启智润心的圣人语录让他不由心驰神往，每日苦读。﻿

有时，他坐在家中小院里，微风吹起，手中书页沙沙作响。﻿

大量的阅读下，求知欲如同生生不息的野草，他望着头上的天，问父亲，“天上何物？”﻿

父亲严厉的脸上也罕见地迷茫了片刻，一时无法做出回答，只是欣慰地拍拍他的肩。

那时的天，在少年的他眼中，是那样高远、神秘，蕴藏着无穷的谜题。﻿

时光荏苒，一晃过了六年。﻿

这六年里，他一心读书习字，立志成为圣贤之人。﻿

只是，父亲因官职变动，远在建瓯，无法归家，只有偶尔几封书信来往。﻿

这一天，他从书塾放学归来，刚至家门便见一名使者立于门前，身着建瓯府衙的官服，风尘仆仆，深色肃穆。他忽然一阵慌乱，似乎被什么冰冷的东西攥紧了心脏。﻿“朱小公子”，使者见到他，脸上闪过一丝不忍，声音低沉而干涩，“朱老爷他……”﻿

这是他第一次直面死亡。﻿

书箱里的书散落一地，那个他学问启蒙、为他取名“熹”寄予厚望的父亲，在他毫无准备的时候，以一种如此遥远而绝望的方式，永远地向他告别了。﻿

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……”﻿

“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……”﻿

父亲的教诲如同警钟在悲恸中回响，他抹去泪水，紧紧攥着手中的书。﻿

是了，斯人已逝，他更要成就父亲的期望，以熹为志，不败家风。﻿

遗愿中，父亲把他托付给了刘子翚、刘勉之、胡宪三位学者。﻿

父亲棺椁远在异地，他只能在家中简陋的灵位前，含泪叩别。母亲强忍悲痛，为他打点行装。临行前夜，他再次跪在灵前，心中起誓，“此生，必为圣贤！”

马车碾过颠当不平的路，载着沉重的丧父之痛，驶向了未知的远方，也驶向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学术圣地——崇安五夫里。﻿

屏山书院，竹影清幽，书声琅琅，这稍稍抚慰了他心中的荒芜。﻿

刘子翚先生，这位被尊为屏山先生的宿儒，并没有急于灌输高深的义理，而是先以长者慈爱的目光包容了他的伤痛。先生常在月下或溪畔，与他闲谈，谈天地，谈生死，谈古人风骨。﻿“学问之道，贵在涵养心性”，他听着先生的教诲，明晓读书更是心境的提升。在对心性的淬炼中，他那份沉重的丧父之痛也终于变得轻灵。﻿

其他两位先生各有所长，白水先生重考据实践，带他观草木、究农事；胡宪先生则以《春秋》刺时弊，传授道义担当。﻿

三位学者成了他黯淡岁月中的灯塔，而对天地、对自然、对人类的探索欲催促着他在书海中越走越远。﻿

### **宦海浮沉，道统求索**﻿

宋高宗绍兴十八年，他在考场上高中进士，尽管只被任为泉州同安主簿，他依旧满怀期许。在同安任上，他整顿县学，亲自讲授经书，让圣人之理浸润乡野；断案时细察民情，不因官职低微而轻慢百姓疾苦。﻿

然而朝廷腐败，官员多不作为，他一介小官，便是满腔热忱，也难以凭一己之力撼动整艘巨轮。﻿

任满之后，他彻底意识到，欲救此沉疴之世，必先正本清源，从人心思想入手!﻿

于是，他求学于名士李侗，李侗指出他沉溺佛老之说偏离儒学正途，因此得以承袭二程正统。“静坐澄心”“体认天理”，李侗先生的指引如拨云见日，助他摆脱了思想的迷障，找到了那条通往“天理”的清晰路径。从此，他毕生的使命，便是在这晦暗的时代，竭力点燃那名为“理”的“熹”微之光。﻿

他重返同安，不求仕途，多行讲学。﻿

讲学之声传扬，引来了另一位卓然不群的智者——陆九渊。﻿

寺内，论辩如炽。陆氏兄弟锋芒毕露，直指其学问“支离”，过于沉溺经典章句的剖析与“格物穷理”的次第工夫，如同“叠床架屋”，反失本心之明。陆九渊声如洪钟，振聋发聩，“尧舜之前，何书可读？学问贵在发明本心！尊德性而后道问学，此心即理，何必外求？”，他道，“先立乎其大者”，直指人心本具的良知良能，犹如明镜高悬，只需时时拂拭，便见天理昭然。﻿

他端坐一侧，面色沉静。他深知陆氏心学之锐利，亦欣赏其直指人心的气魄。然而，他更忧虑其根基的“简易”与“空疏”。他缓缓回应：“子静之说固是高明痛快，然若人人皆言‘发明本心’，不重读书明理、格物致知之实功，恐流于空疏狂妄，甚至认人欲为天理而不自知。道问学乃所以尊德性，二者如车之两轮，缺一不可。若无次第工夫，本心之明何以确保不蔽于私欲？”﻿

他强调“理一分殊”，天理虽一，却散在万物万事之中，唯有通过广泛的学习、精密的思考、切实的践行，才能由“分殊”而达至“理一”，臻于圣贤之境。﻿

这场盛会，虽难分高下，却如金石相击，迸发出璀璨的思想火花。﻿

1. 著述立说，理学大成﻿

十年后，他来到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，重修书院，筑室讲学。﻿

此处风景绝美，泉石清幽，松柏森然，外头有小溪绕山，潺潺而流。﻿

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他看着如溪涧汇海的门生，亲定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将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这“五伦”列为为学根本，更将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作为进德修业的次第工夫。﻿

在这里，他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，更是“道”的化身。﻿

通常，书院的晨雾还未散尽，他已立于白鹿洞书院的讲堂之上。青布道袍沾着山间的清露，手中握着一卷泛黄的《论语》，目光扫过数十张年轻稚气的脸庞——台下学生求知的目光让他一刻也停不下来。﻿

他常常向学生讲起，“学问如登山，今日攀一寸，便见一寸风光；明日再登一尺，方知昨日所见不过山脚。”﻿

山间的风穿堂而过，讲学声卷着墨香与草木清气，将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箴言，悄悄刻进门生心中。﻿

同时，他将毕生心血凝聚于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修订完善之中。每一个字句的推敲，每一处义理的阐发，都倾注了他对“理”的虔诚求索与。他像是疯狂的信徒，背负着上天的旨意，誓要将圣人的原意传给所有人。

﻿四、道厄暮年，孤灯未熄﻿

庆元党禁的寒风几乎吹倒了考亭的书斋。“伪学”的罪名如乌云压顶，一时风声鹤唳，门生四散如惊弓之鸟，昔日珍若拱璧的书籍文稿被付之一炬，连平日往来的友人都避之不及。﻿

他不怕世人的指责，宦海沉浮，毁誉参半，他早已看透。名利于他，不过是过眼云烟。

然而，他却不堪他的“道”被世人误解。﻿

他倾尽心血构筑的理学体系，本意是为这浑浊的世道指明一条通往秩序与光明的路径。“道”，是他从孔孟圣贤的微言大义中提炼，从二程洛学的精髓中承继，经他数十年呕心沥血地阐发、论证、实践，此刻，在权力与私欲的扭曲下，它竟成了“伪学”，可悲可叹!﻿

他蜷缩在冰冷的被褥里，病痛让他彻夜难眠，他在意识的浮浮沉沉中，忽又看到一个“熹”字，他明晓了，想起来自己未完成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——那是他的使命，他必须完成。﻿

他强撑着坐起来，在接连不断的咳嗽中，攥紧了手中的笔。﻿

朱熹在烛火下摩挲着泛黄的书稿——那是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最后定稿，字里行间浸着数十年的心血。﻿

他成了，后世一定能看到这份穷尽自己一生而成的书稿，他的“道”终有一天将会在世间实行，为茫然的百姓指明一条道路。﻿

他闭上眼，再次攥紧手中的笔——此生可算无憾!